

读后记

秦山的烟火

冯宝新

看过一些写泥土、庄稼、方言，甚至乡村乡愁乡情的所谓乡土文学，要么刻意雕琢自然风光、描摹山河盛景，把山野田园粉饰得虚假失真；要么悲情叙事农家生活，把苦难写得凌厉刺骨，颇不以为然。可当读罢作家高吉波的散文《秦山笔记》，再细细品味，会发现他笔下的秦山始终沉静安然，不声不响，不骄不躁，一缕轻柔炊烟漫过浓郁叠翠山林，便稳稳栖居于语文读本之中，一年又一年，温柔如初，耐读

如初。

从蜗居的黄务老屋撤出，暂离喧嚣，隐居秦山一隅，高吉波把平淡安宁的山居日子，过成了质朴干净的文字。

晨起倚窗看云雾渐散，暮时静坐听山风穿林，春日俯身寻觅山上野菜，秋夜仰头观赏满天星斗，他把秦山的昼夜轮转、草木自然呼吸、村落袅袅炊烟，一一妥妥帖帖集聚于笔端，不添华丽词藻，不加矫饰艳句，顺着山间缕缕清风的节

本真的原生模样。

文中描摹秦山整体村落格局，不用“群山环抱、村落安居”这类司空见惯用语，只用一句“秦山的形状，酷似太师椅，村子犹如一个人，恰如其分地端坐在那里”——以家中常见、颇具安稳质感的“太师椅”作比，描摹山势轮廓，语言通俗浅白、形象生动，将坚硬冰冷的山体，写得安稳敦厚、温柔沉静，自带安稳平和的氛围感。寥寥数语，不加过多修饰，一幅山环村落、人居其间、静谧安然的人与山相依相偎的和谐生存状态山水画，便缓缓铺开，活灵活现、温润人心。

除了“短句为主，干净简约”的语言范式，作者拥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，擅长捕捉细碎灵动、极易被人忽略的原生态自然细节，以细腻的笔触，勾勒秦山的自然生机，和独属于秦山的山野烟火。

他写秦山，引述山上老人回忆往事：当年侵占烟台的日军，看到山上“满目层林，以为有埋伏，畏缩了”，侧面描写秦山何以“以林密林深出名”。在林间，他踩着厚厚的陈年腐叶，“感觉像踩在海绵上”；观山涧，山泉古井，潺潺流水，聆听

突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却字字暖心。

“小宝井”之畔，古井流水叮咚作响，溪边女子梳头、洗衣，哼着曲儿，说着荤笑话，“用南方泼水节似的行动，展示着她们的率真、快乐与豪放”，勾勒出一幅悠然、恬淡、安宁村居素描。

老旧街巷上，放学孩童肆意“在街上疯跑，舞棍弄棍”，嬉笑打闹，眉眼鲜活，天真烂漫，为静谧古朴的山村添满灵动生机与鲜活气息。

乡邻之间，偶遇田间地头，一把新鲜野菜、几颗山野甜果，随手相送，门外常挂着瓜果蔬菜、端午节乡邻赠送的艾蒿。

没有客套寒暄，没有利益计较，没有都市人情的冷漠疏离，唯有赤诚相待、真心相伴。这些平常生活细节片段，看似微不足道，却藏着最本真、最质朴、最真诚的人性暖意，是都市生活中难得的纯粹美好。高吉波善于以温柔目光关注这平凡的世界，用笔触书写人间善意，本身就

奏、村落人间烟火的温度缓缓落笔，收纳于纸页之间。

《秦山笔记》是高吉波继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后，第二篇被收入语文读本的散文。这篇看似平淡的山居随笔，能够经得起20余年的时光沉淀，不是依靠精巧的文学技法，也并非依托宏大的时代叙事，而是真切地诠释了他一贯坚持的文学执念：文学唯有关爱人性、关爱自然、关爱人与自然，方能拥有长久的生命力。

水流穿过山石、浸润土地的清脆声响，默默滋养万物生长；抬眼望，漫山绿草如茵，野花自在开落，蜂蝶悠然漫飞；风过林梢，虫鸣阵阵，一切万物都顺着自然天性肆意生长。

一花一叶、一虫一泉、一风一露，皆是温柔落笔，没有刻意的美化，只有真诚的记录。他探究“秦”字本源，精准释“秦”义为“草木繁盛之”本意；穿插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”等典籍引用，赋予日常场景古典诗意，将含蓄文雅的古典知识，悄悄融进通俗质朴的乡土白话之中，让文字土而不俗、淡而有味。

长短语句，错落交织，语气舒缓平和，节奏松弛温柔，像山间清风缓缓流淌，不急不躁、温润绵长。这般温柔克制、真诚纯粹的自然书写，褪去尘世浮躁，剥离人工雕琢，留住山野最原始、最本真的模样，清冷恬淡的山野烟火，构筑起文章绵长不朽的温柔根基，也让读者在平淡文字中，读懂自然本身的安静与美好。

书写自然本真，正是“关爱自然”创作观最生动的落地，也让秦山的烟火，自带一份不染尘嚣的纯粹通透，成为《秦山笔记》长久留存的根基。

是对人性最深情的关爱。

文中彰显人性关怀的应该是对秦山屯当家人安家德的微视角观察。乡贤安家德十五年如一日，坚守山村，默默修路筑桥，风雨不辞，不计回报，以一己之力改善路况、改变乡土命运。对此，作者没有浓墨重彩地铺陈叙事，没有堆砌华丽词藻，没有慷慨激昂的煽情和刻意拔高，原文中前部分用122个字，克制简介安家德“生平”；文中后面又提到他，仅用一个“忙”字，概括其人一生。一字轻淡，却力重千钧，留白无尽。

情到深处反无声，爱到极致是克制，这种温润克制的语言特色，非但没有削弱人性光辉，反而让平凡人的善举更显真切动人。这份不张扬、不刻意的人性书写，温润治愈，直抵人心，恰好契合语文教育温润育人、向善向美的初心，更是“关爱人性”创作观的最好印证。

三

自然是骨，人性是魂，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通透哲思，是高吉波凭着细致入微的观察、温情平淡的笔墨，书写的时代生命烟火，是他关爱人与自然最深刻的文字升华，也是他的文学观深刻、完整的诠释。

在他的认知里，自然、人性、人与自然，三者互为依托、不可分割。秦山的烟火，从来不是仅记录草木村落的浅表景致，而是要绘就人与自然之间的牵绊、相依、敬畏，和双向成全、生生不息的生命画卷。

他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，用诸多温柔细腻的细节，缓缓勾勒出人与自然和睦共生、彼此成全的美好模样。

乡民们世代依山而居，顺水而活，顺应自然节律，遵从自然法则，春日采挖山间野菜，秋日捡拾山间野果，适度索取，从不肆意破坏，对自然心怀感恩，温柔善待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。

山野的清幽沉静，涵养了乡民的质朴纯粹；乡民的敬畏善待，守护了山林的原生本貌。自然滋养人性，人性守护自然，人与自然双向奔赴、彼此成全、和谐共生，这便是高吉波笔下“关爱人与自然”最生动、最温暖的真实生活图景。

他的这份深沉关爱，更蕴含于文字冷静克制的现实关照之中。面对轰隆隆的城市化浪潮，他没有回避时代变革的真实轨迹，不粉饰现实缺憾，在书写山居静好的同时，以克制文字记述秦山十余年间的蜕变：“这些年，正大兴土木，建设居民新区。我去年仲秋迁至秦山屯时，它竖在烟青公路旁的公示牌已改为秦山花园小区”。持续引资修路、开发建设，秦山屯从闭塞贫瘠的山野村落，逐步蜕变为整洁精致的花园小区。在传统民居消逝、乡村格局重构的进程中，高吉波既不抗拒现代化发展的进步价值，也不惋惜乡土变迁的必然消逝，而是以冷静的文学视角，完成对农耕文明缓慢衰落的温柔诊断，为一片土地的时代转型留存了一份有温度、有细节、有思考的文学档案。

四

烟火弥漫秦山，笔墨留存岁月。秦山上的烟火之所以能突破时光限制，被选入语文读本并长久留存，不是因为文笔奇绝惊艳，也不是因为叙事跌宕起伏，而是胜在纯粹文字，赢在鲜活细节，贵在赤诚文心。

高吉波说：“高僧绝无香火气，大师只说平常话。”“笔跪功利，字必无根。”这是他近年客居福山西水村创办影视文学工作室“半步草堂”后对人生新的哲思。

他曾扎根乡土，静坐秦山深处，远离尘世纷扰，看烟起烟落，观人来人往，听草木呼吸，感人间温情，把对自然的怜爱、对人性的关怀、对人与自然共生的期许，全都藏在一个个长短句里，一个个细腻动人的细节中。

秦山的烟火，不曾浓烈耀眼，却绵长不绝，温暖了岁月流年；他的文字，不曾惊天动地，却温润绵长，治愈了浮躁的人心。这一缕秦山上的烟火，是自然的烟火，是人性的烟火，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烟火。其价值，不仅是记录一片山的变迁，更在于为消逝的乡土精神留存一份带体温的档案。

一

秦山的烟火，最先漫开的，是山野清宁之气，是高吉波“关爱自然”最纯粹的文字告白。

自然，是高吉波散文温润的底色。干净克制、朴素通透的语言，是他描摹自然独有的笔墨特色。他始终坚守极简的书写方式，摒弃华丽繁复的修饰，不用浓墨重彩渲染山野景致，以极简凝练的白描手法、浅淡通俗的措辞描摹秦山万物，就像发行于海外邮票上他的水墨画儿。

他笔下的自然，不是供人观赏的风景标本，而是有生命、有呼吸、有温度的生命体，如“倒下的老树从身体某处辟出新生命”，暗示自然、乡土伦理的自我更新能力；他对自然的关爱，从不流于空洞赞美，平视万物的尊重，藏在极简质朴、不加修饰的语言肌理之中。如以短句简介村子：秦山原属烟台郊区，后因城市增容，给划进去了。秦山，是山，也是村。叫它“村”的时候，人们习惯说“秦山屯”。写村子“挂在山坡上”，写山路“粘脱鞋子”等胶东方言，强化地域质感；以短句白描、质朴具象、温润平和的语言，还原秦山最

二

山再清幽绮丽，若无人间烟火，便少了温度；文再清雅俊秀，若无人性光辉，便缺了魂魄。

秦山的烟火，最动人的，是人间和谐和睦温热之情，是高吉波关爱人性文学执念最柔软的文字诠释，全融在日常生活琐事、留白藏情的生活细节与自然朴实语言里，温柔而绵长，清淡且厚重。这是此文最动人、最具语育人温度的特质。若与高吉波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《褪色的红绸》《一个母亲的老去》系列散文叙事的苦难沉重比较，不再聚焦于苦难的人物、没有浓烈外露的情感抒发，而是眼睛向下，看向烟火人间里的芸芸众生，以最自然朴素、最生活化、最共情的文字短句，书写平凡日子里的细碎善意，袒露普通人的纯粹本心，于无声处显温情，细微之处见人性。

他笔下的人间烟火，全是《秦山笔记》中触手可及、琐碎动人、真实可感的生活细节，没有戏剧冲